

穿越武关河之四

小河与惠家坪

袁石军

小河不是一条河,而是一个地名,位于武关古城上游5公里处的武关河畔,为惠家坪村的一个村民小组。

小河是个十分神奇的地方,极像一只大乌龟,龟背是一块南北走向的丘陵,南高北低,其上植被丰茂,龟脖子伸向武关河,龟的东、南、西三面被平荡荡的耕地包围,再远处被山峦环绕,一座座房屋围着“乌龟”转了大半圈,如果用无人机从空中俯拍,这只大龟正在武关河边尽情吸水。

小河是个物产富饶的地方,土壤深厚肥沃,地下水丰富,不怕天干雨涝,适合庄稼生长,家家粮食多得令周围的群众羡慕不已。

小河的群众大部分都姓王,小伙子个个勤劳聪慧、豪爽仗义,事业做得都很大,南京、上海、西安都有小河人开的店,大老板一商务车拉不完。

小河更是个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,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学拳友就住在大龟的屁股上。那会儿每到周末,我们从张棚窑上面踩着列石跨过武关河,翻过秃岭子来到他家里,一住就是两天,和他

的家人下地劳作,到山上打棚叶,曾亲眼见到一条比大腿还粗的蟒蛇。夏日的深夜,迷迷糊糊爬起来拉灯打蚊子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。

时隔30年,我独自跨过晃悠悠的钢丝桥走进小河,脚下清冽的武关河水哗哗流淌着,但怎么也带不走久远的回忆。

迎面是几座老房子,家家大门紧锁,门前杂草丛生,西边半坡上还有两户人家。

一路没遇到一个人,村民都搬到河对岸的大路边居住了,那里的交通条件更好,生产生活、孩子上学也更加便利。

转到同学家附近,没有一点房子的踪迹,下到地里仔细寻找,发现一小段残缺的石头地基,这儿就是同学曾经的老家。

静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,思绪浮想联翩,眼前浮现出他多病的母亲佝偻着身子为我们做红薯糊汤的场景,浮现出他调皮的小妹让我背着在院子转圈咯咯直笑的场景,浮现出我们寒夜里围坐在堂屋火坑边拉家常的场景。日子过得快快呀,一晃30年过去了,同学已经不在人世,有些事记下了又忘记了,唯有那些美好的片段、那缕浓浓的友情始终萦绕心头,永远难以释怀。

从小河继续沿武关河北上,转过一个大弯,山势渐渐开阔起来,来到了惠家坪村。

惠姓是我国百家姓中较为古老而稀少的姓氏,惠姓先祖是明末由北京房山迁入武关的,惠姓有“hui”和“xi”两种读音,在武关读“xi”。

最早的惠家人分布在武关河北岸,以漆树沟口为界,分为上坪和下坪,后来部分群众陆续搬到河南岸的武赵公路边,还有个个别支搬到武关

街等地。

几百年来,淙淙流淌的武关河水滋养了勤劳聪慧、果敢坚毅、通情明义的惠家儿女,男人们普遍敢闯敢干,女人们多数性情泼辣,无论在政界还是商界都干的风生水起。

在南京城里,说起西北拉面,不少市民直流口水,其中不少面馆的老板就是惠家坪人。量多味足、诚实守信、薄利多销,靠着敏锐的头脑和良好的信誉,他们把家常饭做成了网红美食,把小摊点办成了大饭店。

亲串亲、邻带邻,越来越多的惠家坪人到大城市发展,生意越来越红火,不仅活跃在餐饮领域,还涉足房地产、建筑、农产品、医药等行业,不少在外创业的惠家坪人在大城市买了房,山沟娃成了新市民。每年春节前,一车一车的惠家坪人像归雁一样奔回家乡,带来了人气、信息、购买力。春节过后,他们又纷纷奔向四面八方,开始了新的打拼生活。

在家的惠家坪人也没有闲着,他们在前几年实现整村脱贫的基础上,又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,大力发展劳务、食用菌、中药材等主导产业,全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,村容村貌整洁漂亮起来,村民还自发成立了表演队,每天早晚小广场上热热闹闹,精神生活一点不比城里人差。

乡村360°



游凌凌的武关河从惠家坪流进



惠家坪



小河远眺

心有情怀 肩有担当

本报通讯员 李丽 杨远彦 戴福汗

中等个头,戴着眼镜,拿着笔记本,和村民坐在板凳上聊家常,详细记录“三保障”和饮水安全情况;

带领驻村队员走进安置点,和五保户掏心窝子交朋友,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;

食用菌大棚内、田埂旁、烤烟种植地里、脱贫户家中,到处都有他忙碌的身影。

他就是镇安县教育教研室驻铁厂镇新声村第一书记张吉华。

“在哪里都是工作,农村有广阔的锻炼天地”

1989年参加工作的张吉华,长期从事乡村教育,于2017年调入镇安县教育教研室工作。由于他先后担任过代课教师、班主任、教导主任、校长等职务,对基层工作十分熟悉,2021年新一轮驻村帮扶工作启动后,他主动请缨,要求下乡担任第一书记。

来到新声村后,张吉华迅速进入角色,带领工作队沉下身子,进村入户,了解村情、民情。短短两个月时间,他和工作队员走访了全村254户脱贫户和5户重点监测户,基本摸清了全村脱贫人口的家庭情况。张书记经常与队员交流工作心得,并告诉他们:“农村有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,尤其是和老百姓打交道是一门大学问。”经过半年的磨炼,他和百姓打成了一片,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。

“有一个好产业,才能富民强村”

“有一个好产业,才能富民强村。”这是张吉华在四支队伍干部会上反复强调的一句话。

新声村是食用菌产业大村,但因管理不善,导致部分香菇大棚闲置,未发挥经济效益。在四支队伍开会商量产业发展问题时,张吉华力主把已成型的产业“盘活”,进一步促进群众增收。他说:“我们一定要做到打好屋子再请客,不能让入驻企业有后顾之忧。”

他和村上四支队伍一起,先从产业发展用地着手,一家一户做工作。时值农忙季节,有的群众干活干到很晚,他们就耐心等待,最终把所有产业发展用地全部流转完成。

如今,在镇党委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新声村成功引进大坪“丰源源”食用菌企业,300万袋食用菌产业园再次“复活”,不但带动周边20多户脱贫户增收致富,对村集体经济也有较大的增补。

“不能忘了教育、文化的本”

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张吉华,驻村期间最为关注的是辖区教育动态。每到一户,他都详细了解家里有无孩子上学、课业负担是否过重、孩子有啥特长等,对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梳理,对存在的问题积极予以协调解决,群众亲切地叫他“校长”书记。

到监测户明品宗家走访时,张吉华发现11岁的孩子明某性格怪异,经过交谈,才知道孩子有智力障碍,立即前往县特殊教育学校联系上学事宜,因孩子家庭不具备接送条件未能如愿后,他又联系到镇内的黄龙小学,帮助孩子就近入学,圆了“上学梦”。如今,孩子变得开朗了,每次见到张书记,都用不太流利的语调喊“爷爷

好”,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,家访后还向他挥手告别。

为了鼓励乡村孩子勤奋学习,张吉华组织开展“立志向、送方法、培习惯”系列活动,积极联系企业对困难大学生进行助学慰问,并安排部分学生利用假期进行实习,强化锻炼。同时,鼓励新声村的学子勤奋学习,励志成才,回馈社会。

“百姓家再小的事都是大事”

群众利益无小事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“百姓家再小的事都是大事!”他坚持每周遍访,把群众的窝心事、急难事、难心事、期盼事一一记在本子上。

村中有位眼疾老人,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多种原因对基层干部有了偏见,一月总有几次到村上大吵大闹,影响正常办公。看到此情此景,张吉华心里很不是滋味,每逢老人来时,他便带头接待,热情地将老人拉到自己的办公室,为其倒上一杯热茶,耐心讲解政策,语重心长地劝说,有时还给老人买些生活用品,亲自把老人送回家。他用自己的耐心和热情感动了老人,改变了老人对基层干部的偏见,不但再也不来村上闹事,村干部在老人家附近调解矛盾时,他还主动站出来说出几句公道话。

驻村期间,张吉华将所有精力投入到了工作当中,同时也收获了群众的掌声和赞誉。面对大家的肯定,他诚恳地说:“我的能力和精力有限,但为民服务的情怀和责任、担当是无限的,我愿意继续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,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。”

在柞水县乾佑镇马房子村一组,提起郭玉凤大姐,没有一个人不说她好。今年64岁的郭大姐,虽然个头儿不高,也没有强健的体魄,却有一颗善良的心,她任劳任怨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照顾患有多重残疾的小叔子黄金平20多年,受到当地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。

玉凤大姐的好口碑,是她用心用情和平日里的言一行换来的。她的娘家在乾佑镇梨园村,经人介绍嫁到马房子村时,小叔子黄金平就是残疾,生活起居全由婆婆照料。1998年婆婆病逝后,丈夫黄金水又因突发心肌梗死不幸离世,日常照料肢体、语言、听力多重残疾、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叔子黄金平的重担就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。这一照顾就是20多年,心地善良、贤惠能干的郭玉凤从青丝熬成了白发,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,硬是把这个残缺不全的家打理得井然有序、温馨可人,让已近花甲之年的小叔子黄金平尽享家的温暖,逢人就指着嫂子竖起大拇指,拍拍胸脯呜哩哇啦嚷半天,看来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是句大实话啊!

俗话说得好,长嫂如母。这话用在玉凤大姐身上再也贴切不过了。2022年5月,黄金平突发脑梗先后住院3次,全是大嫂一个人忙前忙后,找车、挂号、住院、取药、买饭和住院陪护等,真是事无巨细,特别是在医院陪护期间,为了方便照顾黄金平,她一天24小时寸步不离,喂饭喂水、接尿擦洗体贴入微,晚上困了就和衣蜷缩在病床的旁边打个盹儿,医院的患者和医护人员无不为其动容。要不是亲眼所见,真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嫂子!

近日,笔者与县疾控中心驻村工作队队员李晓玲相约,怀揣着一颗崇德扬善的心,走进了郭玉凤的家。一踏进这个农家小院,顿觉眼前一亮,院落整洁,东西摆放整齐有序,便知这家主人是个爱干净的勤快人。当我一声“好干净呀”刚喊出声,一句“快到屋里坐”的亲切乡音便让我发了一下愣,循声望去,只见一个个头儿不高、短发方脸略显苍

好嫂子郭玉凤

吴屋山 李晓玲

老的妇女一边和我们打着招呼,一边手拿板凳向我们走来。我一边坐下,一边轻声问道:“你就是玉凤大姐吗?”“是的,有啥事吗?”“没啥事,就是来看看你家里的情况,日子过得好不好?”“日子好得很,我的两个儿子已成家另过,儿子儿媳都孝顺,管我日常吃穿和零用钱,我老了还有政府发的养老金,小叔子金平有低保、残补,全家吃穿不愁,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村组干部都是我家的常客呢,真是病有所医、困有所帮,你看——”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,树底下坐着一个衣着干净的男人,手上拿着塑料袋子正在忙活着啥,玉凤大姐说:“那就是我家小叔子金平,给他找点事干,打发时光,免得他无聊和闷得慌。”感到我们正在说他,黄金平脸带微笑地朝我们手舞足蹈的比划着,那种表情分明是向我们诠释着一种满足感,一种幸福感。回头再看玉凤大姐因劳累过度布满皱纹的脸,我轻声问道:“你一天这样辛苦,咋不把金平大

哥送到敬老院去养老呢?”“我有时也想过,把金平送到临近的敬老院去,但一想到他的生活不能自理,对我的照料已经习惯了,只有我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和呜哩哇啦啥意思、需要啥。现在他吃的、穿的、用的我都能一手操持,只要有我在,就绝不让他受到半点委屈,送到敬老院去我真是放心不下!”“你今年也六十多岁了,也需要人照顾,太累了!”“咱山里人能吃苦,累点怕啥,只要心安理得就行了。”

就这样,我和玉凤大姐拉着平日里的家长里短,不觉间日头已过中午,按农村该是做午饭的时间了。为了不打扰玉凤姐做午饭,我和晓玲起身告辞,玉凤姐连连挽留:“吃了午饭再走。”

走出玉凤姐的小院时,我不由得转身回眸,看见被夕阳映照的玉凤大姐是那样的美,美得那样通透而有厚度,唯有虔诚地为她送上最真诚的祝福:“好人一生平安!”